

经典  
典藏

身临其境，却永远猜不出结局  
悬念迭出，步步惊心  
展现最深层的恐怖和最异常的思想

Hitchcock

#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世界悬念大师的力作 惊悚悬疑小说的典范

林中路 编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林中路 编译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 林中路编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13-4756-5

I.①希… II.①林… III.①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4 ) 第 142770 号

##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

编 译: 林中路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芷 晴

封面设计: 李艾红

文字编辑: 朱立春

美术编辑: 潘 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张: 28 字数: 560千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4756-5

定 价: 29.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58815874 传 真: (010) 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前言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 ~ 1980）是世界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出生于英国。他擅长拍摄惊悚悬疑类影片，一生总共执导了五十多部优秀电影，并执导过《希区柯克剧场》等数百集电视剧。此外，希区柯克还参与过大量剧本和小说的创作，造就了一系列希区柯克式悬疑经典。

对很多人来说，擅长在银幕上“惊吓”观众的希区柯克俨然就是悬疑惊悚的代名词、不折不扣的悬念大师。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这样评价希区柯克：“在悬念片和恐怖片领域里，希区柯克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的影片就好比一本没有理论的电影教科书被传诵至今，成为心理恐怖影片的典范。”

对于悬念，希区柯克曾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如果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反之，虽然也是表现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嘀嘀数秒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并能牵动观众的心。

悬念必须要足够震撼人心，才能达到设置的目的，但越是贴近生活，越是在平淡无奇的情况下发生的悬念，最后带来的效果越好。希区柯克但凡在他的作品中设定悬念，一定是以观众读者为主线，让人们跟同故事中的角色一同深入整个事件之中，并且在极度贴近生活现实的情节之中，感受一个又一个意外的发生。这就是读希区柯克作品的魅力所在。

除了悬念迭出，希区柯克作品的深刻内涵同样值得称道。他对人性和人类的心理世界有着深刻了解和体悟，并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和表现人类行为中那些奇怪的侧面，因此他又被称为“电影界的弗洛伊德”。在他的世界里，生活永远不平庸、不宁静。他所讲述的故事，是生与死、罪与罚、理性与疯狂、纯真与诱惑、压制与抗争的矛盾统一体，是一首首直指阴暗人心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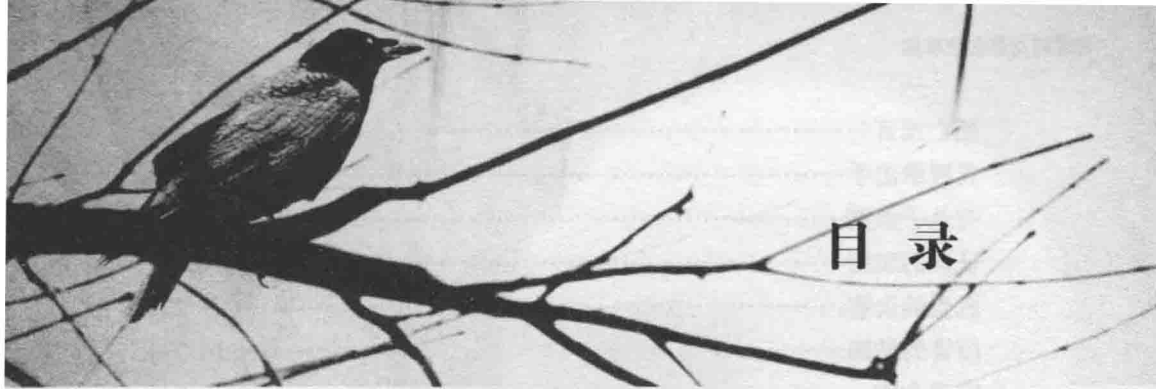
他认为，人世间充满了邪恶，无法逃避，人们的正派和善良品质常常经受不住严格的考验，经不起诱惑。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个受到诱惑的灵魂，逐步地脱去人性的外衣，滑向罪恶的深渊，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而且其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都有些变态或偏执，备受焦虑、内疚、仇恨或情欲的折磨。

因为在希区柯克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莫名的焦虑、一种绝望的感觉。他认为，骇人

的东西不仅潜伏在阴影里，或者潜伏在只身独处的时候，有时，当我们和正派、友好的人在一起时，也会感到孤立无援甚至险象环生。即使在长大成人之后，他也经常坦承自己有无穷无尽的荒谬的忧虑。他将这种焦虑和绝望传递给世界，进而展现出人性最深层的恐怖和最异常的思想。

读希区柯克，就像在做一道道高难的智力题，在经历一次次灵魂的拷问。希区柯克的作品架构非常巧妙，前后联系相当紧密，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结构美，大致可以归纳为：日常可见的生活场景、穿插其中的黑色幽默、曲折离奇的发展经过、令人意外的奇妙结尾。这种架构被后人称为“希区柯克模式”。

希区柯克曾说：“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悬念癖，作家就是要把悬念兜售给他们，使他们知道迫切想知道的事情。”而在制造悬念这一点上，他无疑是个天才。本书所选的故事，便深得希区柯克式悬疑的精髓，故事类型丰富，包含警匪交锋、机智推理、连环设局、情爱阴谋、复仇计划等多种主题，加上曲折离奇的情节、丝丝入扣的描述，读来定会让人拍案叫绝。



## 目录

刀口脱险·····	1
阳台下的玫瑰花·····	5
为爱犬下葬·····	7
摄影师的较量·····	13
连环迁怒·····	21
一百万美元·····	24
临终推理·····	35
该死的人是你·····	40
神秘的邻家太太·····	47
领带杀人案·····	53
藏身之处·····	60
女人的直觉·····	67
自学成贼·····	75
致命信件·····	83
锁匠怀特·····	87
自投罗网·····	94
洗清罪名·····	99
单纯的动机·····	107
罪有应得·····	112
匿名信·····	122
千斤顶·····	127
无罪辩护·····	149
绝地反击·····	162
祖传项链·····	169
心 罚·····	180
意外出现的扒手·····	183
时间的报复·····	186

死亡预言·····	189
贵族拳击手·····	196
与杀手谈判·····	207
证词的破绽·····	215
恩爱的夫妻·····	227
厉害的姑妈·····	234
完美合作·····	246
埋藏的钻石·····	252
失踪的门牙·····	257
老头的期望·····	263
人生建议书·····	272
爱的代价·····	279
大胆的假设·····	285
致命跟踪·····	290
送狼入室·····	294
人情交易·····	298
理想国的谋杀案·····	302
杀手的委托·····	312
连环案·····	315
离婚协议书·····	321
山野周旋·····	330
神奇的柜子·····	340
死亡面孔·····	348
生死时速·····	355
罗马艳遇记·····	363
心理陷阱·····	369
探路者·····	377
伶俐女贼·····	382
新的借口·····	386
自首的头目·····	395
远 见·····	400
连环夺命意外·····	403
女人的报复·····	410
因祸得福·····	419
第八名死者·····	427
命的赌局·····	430

## 刀口脱险

当我们抵达路障的时候，时间已经快到后半夜了。滂沱大雨不停地倾泻着，在卡车明亮前灯的照耀下，泛出玻璃纸一般的耀眼亮光。

警察设置的路障距离弯道大约有五十码远，除非绕过这个弯道，否则人们根本不可能从远处发现它。路障处停着四辆警车，其中的两辆朝北停成一个V字形，车头对着我们，剩下的两辆也呈V字形，但车头朝着南方。四辆警车的车灯开得很足，在漆黑的夜里，活像四盏高度数的探照灯。而警车的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的临时路障，上面一闪一闪的红灯提示过往的车辆需要停车接受检查。

我轻轻地踩了一脚刹车，车速随即慢了下来，在我身后的那个孩子从座位后面探过身子，手握一把猎刀，恶狠狠地顶着我的肋骨，放低声音说：“你给我听好了，待会儿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宰了你！他们的确能抓住我，但我一定会在那之前捅死你！”

我扭过头，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他一眼，尽管路障周边的灯光非常昏暗，但我仍能够清楚地看见他那胡子拉碴而苍白的脸。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孩子，尽管看起来很像。他拥有高高的身材，却有着瘦削的体型，因为下雨的缘故，一小撮头发贴在前额上。他穿着一件皮夹克，一条粗布斜纹裤子，外加一双高筒皮靴，裤腿和靴面上都沾满了泥浆，仿佛他是从某辆车上跳下来的一样。

早在十五分钟之前，我还行驶在距这里大概四英里的BC镇。由于大雨连着下了三天三夜，路况变得非常糟糕，特别是有一段大概长约三百码的路段，积水深达两三英尺。因此，我不得不放慢车速，缓缓通过。突然，卡车副驾一侧的车门被猛地拉开，那个孩子跳上座位，右手握着猎刀，并将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让我不许声张，老老实实地开车。当然，除此之外，我也别无选择。我缓缓地驶过这段积水区，但我的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劫持我呢？他犯了什么罪吗？他从哪里来？不过，他的眼中流露出异样的神情，我也没敢过多地打量他，生怕惹怒了他后，他用猎刀捅我。



我把车停在了路障边，距离警车大概有十码远，车的右边有一小片空地，足够让我在接受检查之后倒车。不过，那里站着一名身穿黑色雨衣的警察，他双手插在雨衣中。他的手中是不是揣着枪呢？我心中不免开始紧张，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一辆警车打开了前门，下来两个衣着相同的警察。他们朝着我驾驶的卡车走来，他们中的一个走到车灯光线之外，站在暗中看着我们，另一个圆脸警察则拿着手电，走到了我的车窗前。我把车窗玻璃摇了下来，他打开手电，朝车内探照。我则在灯光下眯起眼睛，装出一副非常困惑的样子。

“警官，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内心非常紧张，声音明显有些不自然。

“你们要去哪儿？”他非常严肃地询问。

“去桑诺。”我立即回答。

“这大半夜的，去那儿干吗？”

“噢，我去接我太太，她坐半夜的火车回来的。上周她妈妈病了，她回家照顾妈妈去了。”

警官点点头，继续问：“你叫什么名字？”

“麦克。”

“拿你的驾照给我看看。”

我立即从屁股口袋里拿出皮夹，把驾照出示给他看。他用手电照了照，点了点头，随即又照了照我身后的孩子。那孩子显得更紧张，他抿着嘴，把刀藏在右腿和车门之间的地方，这里是警官的视线盲区，他不可能看得到。

警察随即又问：“这是谁？”

“噢，这是我的侄子杰瑞。”我赶紧回答。

“他也住在格兰吉路吗？”

“是的，他和我们住在一起。”

“格兰吉是在 BC 镇的郊区吧？”

“嗯，没错。”

“你们今晚出发之后，有没有碰到什么可疑的人？”

“什么可疑的人呢？”我赶紧追问道。

“就是大半夜路上有没有闲逛的人，或者是找你搭便车的人？”

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他说：“没看见。”此时，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但每每想到这个念头，我就直冒冷汗。尽管如此，我仍旧决定冒险一试，毕竟那孩子手中的猎刀让我内心无法安定。

我的左手原本放在我的肚皮上，我现在开始努力地让它向车门的把手靠近，为了不让孩子发觉，我每次只挪动一寸的距离。我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态，然后故作镇定地向警察询问：“这黑灯瞎火的大雨天还设置路障，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大约在三个小时以前，BC 镇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一位来自芝加哥的钻石推销员被抢劫了，他身上带着价值两万元以上的钻石。那个劫匪应该非常了解这个推销员的行程，很

有可能在芝加哥就已经盯上了他。”

“噢，那你们知道这个劫匪是谁吗？”

“暂时还不知道，”警察顿了顿，接着说，“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劫匪是个男的，他独自一人行动。当时，推销员租住在一家旅社里，他的车就停在旅社的后面。随后，劫匪用一根灌了铅的棍子打晕了那名推销员，并抢走了他的车。可是，这劫匪的技术不到家，推销员很快就醒了，并且大声地呼救。当时旅社的几名经理和住客赶了过来，由于劫匪是从后门溜走的，没有人看清他的脸，包括推销员本人。”

我一边听着警察的叙述，一边努力地够着门的把手，终于，我的小指碰到门把手了。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我得让警察继续跟我说话：“嗯，听起来挺惊险的，不过劫匪既然开的是偷来的车，那为什么你们要盘查我们这种普通车辆呢？”

“他早就丢下那辆车了，”警察说，“他离开旅社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在一片小树林中找到了那辆车。那周围荒无人烟，他必然要徒步走很长一段路才能走出来。不过我们怀疑，他会偷另外的车，或者借着搭顺风车的机会抢劫别的车。”

“天哪，那太糟糕了。”我轻轻地呼出一口气，不过因为紧张，我感觉我脸上的肌肉已经绷得紧紧的。此时，我整个左手都握在车门的把手上，只需要用力向下一按，我就能打开车门。但是，我内心非常惶恐，我不知道那孩子手中的猎刀有多么锋利，但我知道，在我和警察聊天的过程中，他一直死死地盯着我。

“叔叔，我们该出发了，”那孩子突然开口说话了，言辞不多，但能感到他的内心此刻也是诚惶诚恐，“我的意思是，如果警察先生允许我们通过的话，我们要赶快去接婶婶……”

他说话的时候，视线从我的身上转移到警察身上，他想知道，警察在听他说话的时候是怎样的反应。但对我来说，这个空当是多么宝贵啊！我没等他说完，立即向下用力按下门把手，倾尽我全身的力量，猛地向外滚去。在这个过程中，我甚至撞倒了那个警察，最后，我的左肩率先触到了地面，并顺势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发疯似的对警察喊道：“就是他！他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他手里有刀！他上了我的车！就是他！”

我滚到路基的下面，终于停了下来。我回过头看着卡车，那个孩子也正打算从车门跳下，手里还拿着猎刀。圆脸警察躺在地上，一手开着手电，另一只手则从雨衣里拔枪。紧接着，警车的车门猛地打开，漆黑的夜空里又多了两支手电光束，几个人在大雨中奔跑，喊叫。

那个孩子从车上跳了下来，在卡车旁边恶狠狠地向四周张望，并且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猎刀。圆脸的警察朝他开了两枪，另外一个警察补了一枪，终于，那孩子纹丝不动地倒在了地上。

我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缓缓地从路基下方起身。此时，警察们都围在那孩子的身边，低着头在检查着什么。我也走了过去，站在那个圆脸警察的身边。“我在BC镇的积水路段慢速行驶时，他拉开了车门，冲上车，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并且不许我声张，眼睛里还流露出奇怪的眼神。”我以一种极度颤抖的声音说完了这番话。

圆脸警察看着我，然后用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虽然表情严肃，却不住地点头，“麦

克先生，你刚才的表现非常勇敢，要知道，他刚刚能很轻易地杀死你。”紧接着，圆脸警察对他的搭档说：“吉尔，去卡车上检查一下。”然后问我，“他跳上车的时候，随身带了什么东西吗？”

我回答：“没有。”

那个叫吉尔的警察用手电在我的车上找了一大圈，然后摇摇头回来了。圆脸警察紧接着继续问我：“你还记得他在什么地方劫持你的吗？”

“当然，我记得很清楚。”我肯定地说，并且把具体的位置告诉了他们。

圆脸警察与他的同事合计了一下，然后说：“他一定把钻石藏在某个地方了，等雨小一点之后，我们去那里搜查一下。”

随即，他们从警车上取出一条毛毯，盖在那个孩子身上，并且告知 BC 镇的警局，钻石劫匪已被抓获，并且要求顺带派出一辆救护车。随即，我也上了巡逻车，录了一份口供，并在口供上签了字。等相关的手续完成后，我询问那个圆脸警察：“警察先生，我现在可以去桑诺了吗？我想我的太太应该等急了。哦，还有，你们能给我一杯酒压压惊吗？”

“没问题，”警察对我点了点头，“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与你联系。”

经过短暂的道别，我重新回到卡车里。我慢慢地转过路障，驶入茫茫的夜色之中。我急促地呼吸，一直到驶出五六里路之后，才慢慢地平缓下来。

这简直难以置信，我居然这么轻松地就逃脱了！

首先，我不得不说，我确实对那个推销员下手不够狠，他居然那么快就醒了，还发出了尖叫声；另外，那辆该死的破车居然半路抛锚了，导致我不得不半路弃车而逃；然后，我到了一家农舍，绑了那个真正叫麦克的人，偷走了他的皮夹和卡车，并且吸取前面的教训，我堵住了他的嘴，谁想到半路却杀出了那个蠢货。

反正，我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构不成影响了。有一点我非常确信，他早晚要杀我，我才会借刀杀了他。路障边，就是最好的冒险之地。

至于那价值两万元的钻石，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腰间，它们还在那。

## 阳台下的玫瑰花

“早安，亲爱的。”华伦先生亲吻着他的太太，然后从她胖乎乎的手里接过一杯温暖的咖啡，随后坐在了报刊架的后面。他假装自己在看报纸，但其实他正在盘算着如何将他的太太干掉。

他们结婚两年了。没错，这个老女人非常富有，不过，凯琳已经等不及了。

华伦太太走进来对他说：“亲爱的，我们阳台的下面居然长了一朵鲜艳的玫瑰花，这太有意思了，不是吗？我相信它会在今天晚上开放的。我想好了，在我们结婚两周年的纪念舞会上，我要把它戴在我的头上。”

这时，华伦先生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打算晚上带她出去，然后走到阳台边，并要她指出来那朵漂亮的玫瑰花长在哪里。这个时候，他就能从后面一抬，再一推……此时，他的脑海中就在想象着，阳台的下面，遮阳伞和桌子中间，堆着一摊不成形的东西。他甚至想好了自己的台词：“噢，她一定是为了看那漂亮的玫瑰花，结果身子探出去太多了。”

没错，他一定会遭受到别人的质疑，不过这没有关系，他能够继承她的所有财产，而且，不会有人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除非有铁证，否则不会对他造成太多的影响，至于其他人的质疑，他完全不放在心上。

凯琳则住在一栋廉价的公寓里。其实，这个老女人对华伦出手还是很大方的，她可能会为他付清一切账单，送他很多礼物，不过，唯独对他的零花钱掌控得很紧。这使得华伦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讨好凯琳。

凯琳和他约在中午十一点见面，他必须寻找一些类似于理发、买衬衣的借口溜出来。不过，华伦太太告诉他，整个上午他都能够自由安排。她也没有说中午会不会回来吃饭，她答应别人去一趟迪奥旅馆，然后她还要去上舞蹈课。

“舞蹈课！”华伦先生笑着拍拍她的肩膀，然后说，“看来你是爱上那个叫比克的舞蹈老师了吧，你这段时间总是和他一起跳舞。”

“亲爱的，我之前跳舞可是只跟你跳的，但不知为什么，结婚以后，你就不再跳舞了。”“难道，你不记得我们在乔治家的那天晚上，还一起跳了一支《蓝色多瑙河》吗？”华伦琢磨着，和她相处的时日不是很多了，所以就回味一下过去，哄哄她开心算了。

“噢，那天晚上啊，你当时不愿意接受小费呢，当时你还说，不希望我们纯洁的爱情被金钱玷污，我太感动了，所以第二天就给你买了一块纯金手表，作为对你的补偿，你还记得吗？”

他们两个人都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之中，随即向对方告别，各忙各的去了。

华伦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他正在向他的情人凯琳讲述自己的计划。金发碧眼的凯琳越听越激动，原本高耸的胸脯这时更是一起一伏，透露出一种让人难以拒绝的诱惑。此刻的凯琳，恨不得立马能跟华伦过上富足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华伦太太正躺在舞蹈老师比克的怀里。她正笨拙地扭着步子，嘴里不停地哼着舞曲的旋律。比克将嘴凑近她的耳边，轻轻地说：“我的宝贝，昨天晚上我没有接受你的慷慨馈赠，你不会生我的气了吧？其实，我只是不希望我们的纯洁友谊被金钱玷污。”华伦太太丝毫没有流露出难过的表情，她带来了一块白金手表，以此弥补昨晚比克拒收的小费。

华伦先生回到家里，手里还拿着一个二手的钻石发夹，他打算将这个当礼物，送给自己的太太。虽说花大价钱买了这个玩意儿有点浪费，不过华伦一想到计划完成之后，他还能将它转手再送给凯琳，就觉得买这个发夹还是值得的。绝对不会有人怀疑，这个刚刚给太太买了钻石发夹做结婚周年礼物的人，居然会是谋杀他太太的凶手。

华伦太太看到礼物之后非常开心，她此刻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将一朵玫瑰插到头发之中，这样，她就能光鲜亮丽地与丈夫一同到楼下共进晚餐了。

在华伦先生看来，真正的谋杀，其实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他们一同来到阳台，探出身子向下面望去。一举，一推……伴着了一声惊恐的哭叫声，阳台下面，有一群人从遮阳伞下跑了出来，他们围向那个已经摔成一团的人。快叫救护车！出人命啦！赶紧报警！快，用桌布盖一下……下面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很快，警察冲进了旅馆的套房里。此刻，沙发上正坐着一个双手紧握、头发凌乱的人，这个人正在猫哭耗子地向警方哭诉那可怕的故事：“这简直太悲惨了，他一定是想看清楚那玫瑰花，结果身子探出去太多了。”华伦太太一边哭一边说道。

## 为爱犬下葬

兰克夫妇默默地站在一个已经挖好的小墓穴边，尽管兰克太太强忍着自己的情绪，但她胖胖的脸上仍很明显地表露出非常悲痛的表情。在约瑟夫看来，她的表情很容易让人产生同情。在边上的兰克先生大约五十岁上下，又矮又瘦，他双手交叉放在身前，将背挺得笔直，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不停地左右摇摆着身体，表现出一副非常不耐烦的样子。

“我们还要等多久？”他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话语问道。

约瑟夫刚想回答，这个时候，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他没有多说什么，面朝钟声响起的地方点了点头，随即弯下腰，将放在墓穴旁边的小木箱拎了起来。这个木箱的做工非常精细，很明显是买来的，而不是自己动手做的。约瑟夫并没有多看，娴熟而谨慎地将小木箱放到了三尺见方的小墓穴中，整个过程中箱子都没有刮到墓穴的四壁。随后，约瑟夫将墓穴前面一块小石碑上的土擦了擦，然后站了起来。

小石碑上工工整整地刻着一行字：

巴克，1965 ~ 1977，一个忠实的伴侣

约瑟夫向后退了几步，然后站到墓穴的一边。墓穴里埋葬着兰克夫妇的爱犬，此刻，他们也许有很多的感情需要倾注。

他在十年前开始从事宠物埋葬这一行，那时的他，每当为人埋下一只宠物之后，就会站在坟前说一些祷告的话。不过，渐渐地，他觉得自己说的那些话非常空洞虚伪，于是，他改用教堂的钟声来为宠物送行。

这座宠物公墓紧邻一条公路，约瑟夫静静地站在那里，聆听来来往往的车声。

“走吧，”兰克先生有些不耐烦了，“再不走就要迟到了。”

约瑟夫注意到兰克夫妇两个人的差异。相对于兰克先生的急迫，兰克太太显得很平静，她没有太多反应，双眼注视着巴克的墓穴。

兰克先生转过身，径直向约瑟夫走去。此时，兰克太太仍旧表现出极度不舍，虽然跟着她先生的脚步，但没走出几步，就又回过头来，朝墓穴的方向看了看。

教堂的钟声虽已停止，但清脆的余音似乎仍在空气中回荡，随后渐渐地消散在夏日炎热的空气中。

兰克先生抬头问约瑟夫：“我该给你多少钱？”

“兰克，我们已经谈好了，他会将账单寄给我们。”兰克太太连忙说。

“我会将费用的明细一并寄给你。”约瑟夫回答。

兰克先生不如他太太那么高，大概只到她的眼睛那里，他抬起头，严厉地看了她一眼，随后，用非常严肃的眼神盯着约瑟夫，然后说：“我觉得，我们最好现在就把事情弄完。”

约瑟夫点了点头，说：“都行，我随便。一共五十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兰克太太。

兰克先生立即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并且很快用圆珠笔签好字，随即就撕给了约瑟夫。然后，他便打算转身离开。他的太太此时非常难过地看着约瑟夫。

“你随时都能过来探望。”约瑟夫对兰克太太说。

“谢谢！”兰克太太听完之后，嘴角微微上扬，好像在微笑。她跟着丈夫坐上了一辆崭新的红色轿车，然后汽车缓缓地开动了。当他们的车路过用铁丝圈住的狗舍时，里面的狗纷纷发出惊恐的叫声。随后，这辆汽车拐了个弯，消失在约瑟夫的视线中。随后，那些惊恐的狗儿也安静了下来。

约瑟夫仍旧默默地站在那儿，他心里挂牵着兰克太太，因为他明显地察觉到存在于他们夫妇之间的那种紧张气氛。

昨天，兰克太太来到宠物公墓，找到约瑟夫，想商议一下巴克的埋葬该如何处理。整个商议的过程中，约瑟夫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兰克太太对这只叫巴克的苏格兰犬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感情。他们已经约定好，在今天将巴克埋葬在宠物公园里，并且，兰克太太要求下葬的时候要使用名贵的杉木，而不是一般的松木。约瑟夫也因此了解到，兰克夫妇应该非常有钱。

事后，约瑟夫送兰克太太上车时，随口问了一句：“巴克有多大了？”

“十一岁，”兰克太太说，随后，她接着说，“不过，我相信，巴克并不是老死的，它一定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说到这里，兰克太太显得有些激动，很明显，兰克太太怀疑巴克是被毒死的。

“要不为巴克找个兽医吧，我们做个尸检看看。”约瑟夫向她建议道。

她摇了摇头，“就算尸检证明巴克是被毒死的，又能怎么样呢？”说完，她勉强地笑了笑。

约瑟夫回想起今天一早兰克夫妇把狗带来的情形。当时，巴克被一条大毛巾包裹着。当他看到巴克脸上狞笑的表情和全身扭曲的肌肉时，就明白了，巴克确实是死于中毒，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多说什么。

一声狗吠唤醒了他，原来是自己养的那条叫鲁克的英国狗。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

怎能在这件事情上耽搁太久呢？

很快，时间到了第二个星期的周末。这一天，兰克太太过来了，她远远地就看到了约瑟夫，并且亲切地和他打招呼。

这个时候，约瑟夫正在用水管清洗狗舍的地面。听到兰克太太的声音，他拧紧了水龙头，并冲她微微一笑。他发现，兰克太太的手里拿着一束雏菊，并且，相比一个多星期之前，她的气色好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每当看到她，约瑟夫总能想到自己已经过世的妻子。

“我……我过来是打算给巴克献点花的，”说着，她尴尬地笑了笑，“其实……我知道，这样看起来有点傻……”

约瑟夫只是微笑。兰克太太优雅地走到巴克的墓前，然后蹲了下来，将手中的那束雏菊摆在墓碑前的地板上。随后，她在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当她转身走回来的时候，约瑟夫看着兰克太太，问：“喝杯咖啡怎么样？”她点了点头。

随后，他们走进一间小的办公室里，里面摆放着一个咖啡壶。他倒了两杯咖啡，兰克太太表示谢意之后，端着一杯，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她没有往咖啡里加牛奶和方糖，静静地品味着苦涩的黑咖啡。

她注意到，约瑟夫办公桌背后的那面墙上挂满了奖状，旁边摆放着很多纪念品，她有些好奇地问：“这些都是你赢的吗？”

“都是鲁克赢的呢，”约瑟夫微笑着说，“瞧，边上那张就是鲁克的照片，它拿过三次全国冠军呢。不过，这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和我的太太以前都会去参加这些狗儿的赛事，可是，六年前，她意外地去世了，我也因此失去了赛狗的兴趣。”

见状，兰克太太转移了话题，“你这里的环境真不错，特别安静，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喜欢动物的人。”

“我认为有人毒死了巴克，”约瑟夫突然冒出一句话。兰克太太心里毫无准备，他接着说，“你的先生好像不喜欢狗。”

她面露惊色，端起杯子，慢慢地咽下了一口苦涩的咖啡。

“很抱歉。”说完，约瑟夫用手摸了摸自己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露出一副疲惫的样子。

“你说得没错，他不喜欢巴克，他根本就不不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你说得简直太对了……”突然，兰克太太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于是连忙补充，“不过，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

约瑟夫挨着桌子坐下，然后随口说了一句：“当然。”

“我明白你现在在想些什么，”她像在聊天一样，随口说了一句，“你可能在想，兰克先生并不喜欢我。”说完，她紧紧地握着咖啡杯的手把。

顿时，约瑟夫觉得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他非常坦诚地说：“是的，我的确这样想过。不过，我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了。”说完，他勉强地笑了笑。

“和其他人一样，我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行事标准。”兰克太太的言语中带着很强的辩护气息。



“是的，你刚刚说过了，他有缺点。”约瑟夫提醒道。

“我说过了是吗？噢，这两句话我都说了，”她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站起身来，对约瑟夫说，“时间有点晚了，我得去园艺俱乐部了。”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这是我自己造成的结果，和你无关。”兰克太太微笑着说。看到她的微笑，约瑟夫内心终于踏实下来。

随即，他拿起她喝完的咖啡杯，然后为她拉开了纱门。

兰克太太彬彬有礼地说：“谢谢你的咖啡。”然后拎着包，转身向外走去。

随后，约瑟夫在办公桌旁坐了下来，听着汽车开走的声音。他的办公室里现在萦绕着一种淡淡的香水味，这种味道备受中年妇女的青睐，他仔细闻了闻，觉得有点像紫丁香的气息。

之后，兰克太太会经常到这里来，时而在巴克的墓前摆一束花，时而站在那儿低头沉思。不过，兰克太太每次都会去约瑟夫那小坐一会儿，并且和他一块儿喝杯咖啡，然后愉快地聊一聊天。

几次的交谈中，她从来没有说过丈夫的一句坏话。她觉得，和约瑟夫聊天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共同语言。没过多久，他们就都了解了彼此，并且互相信任。

一天，兰克太太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这里。约瑟夫一眼就看出来，她刚刚哭过，湿润的双眼中透露出一股愤怒。最开始的时候，他只当作是过度怀念巴克的原因，可是，当他给兰克太太递咖啡杯的时候才发现，她居然全身都在发抖。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蹲在她的面前，握住她的双手，打算让她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

兰克太太冷冷地说：“我们吵架了，仅此而已。”

“为什么吵架？”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他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重话？”

兰克太太将手抽了出来，将温暖的咖啡杯握在手里，然后冷静地说：“兰克打算移民去欧洲，这让我如何答应他？这里毕竟有我的家，有我居住的城市，有我的祖国，何况我的母亲还住在这，我必须照顾她。我们为这件事情吵过很多次，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但没有办法，我们就是那么容易为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吵个不停。”

约瑟夫随口问道：“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让他一个人去欧洲？”

“如果不跟着他，他也会一个人去的。但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我将失去我的一切。”

“不过，像生活费、赡养费这些费用，你还是会有有的。”

兰克太太有些失落地说：“他总是嫌我老，他总这样说……”

约瑟夫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此时感到背部有些酸疼，于是他站起身来，将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